

曉 鷹 著

6400

汎

汛

曉 鷹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四个短篇和一篇特写。

“雨夜出診”描写一个老兽医不顧家中的大水，深夜涉水去搶救一个农业社的病馬，比較細致的刻画了这个老兽医的思想感情。“搬家”是通过父子兩代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資本主义思想殘余的斗争。“上山”是写梅山脚下的一戶中农，起初不相信水文站，不願意上山参加高級社，通过现实的教育，终于上了山，并且提出了入社的要求。“被摧殘的花朵”是通过治淮工地上一个女劳动模范的遭遇，有力地鞭笞了不关心人的官僚主义者。特写“汛”，則是描写一个青年木工为了別人的生命而不顧自己的生命和洪水搏斗的故事。

汛

曉 鷹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379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1/16 字數 53,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定价(6) 0.24 元

統一書号：10078·1379

定价：0.24 元

目 次

汛.....	1
雨夜出診.....	7
搬家.....	20
上山.....	36
被摧殘的花朵.....	53

汛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夏季。

張金才的“徒弟”姚大剛，本来可以出院了，可是，汛期一到，发生了一樁意外的事件，就又住了医院。

張金才是个有二十年經驗的老木工，有套好手艺，对复員建設軍人姚大剛什么都肯教給他。他喜欢这人灵活，做事爽快，技术上进步也快，干活又是拚命的干。一个半月前，姚大剛干得累病了，住了医院。打他进院那天起，張金才心里总象有块石头放不下来。好在家离医院近，常常去看他，一星期多則看他兩三次，少也看他一次，而且还燒整只的老母鷄送給他吃。

下雨天，張金才近兩星期不来医院了，姚大剛悶得发慌。特別是他要出院了，真想把这个高兴的消息赶快告訴自己的師傅。

藍色的渭河，每当夏天天下暴雨，总要变臉。当姚大剛要办出院手續的时候，傾盆似的大雨接連下了三天三夜，天空整天都是阴沉沉的，霧住山头，山上瀑布象大龙似的，瀉游下来，山下溪溝里水涌不及，也涌不出，它們被河水頂回来，漫上岸了。

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河水陡漲三公尺，黄澄澄的帶着大

量泥沙，如万馬奔騰，流量大大超过了水文站預測的数目，水庫工地上，除了連拱壩泰山一样不动，傍河工場的准备工作落在三千三百秒公方流量的后面啦。

岸上人，医院里的人站在河边，都看呆了。河里的水，流头真急，真快。河堤上，土、卵石給大流冲得“壳壳”的支裂，塌下去，沒了。

“呵噉！呵噉！……”有人惊叫。

“啊哟！这么多木头木料，冲下来了！”又有人叫。

木头一浪一浪，翻翻滾滾，不停留的被冲走，一根接一根的……人叢中，姚大剛拍着大腿：“是我們的木料仓被冲走啦！”他急得心痛，瞪着眼，恨不得飞回工地去。几根木头流近岸了，他把拐棍一摔，正想跳下水去。却給人一把抓住后領：“你瘋啦！”回头一看，原来是院方指導員。指導員向大家喊叫：“流太急，誰也不准下去！”

姚大剛眼睜睜的看着木头还是一根接一根的被浪冲去。他心里痛得慌……突然，想起他的師傅張金才，便叫起来了：“哟！張金才一定在工地上，他家靠近河边，不毀了嗎？”他挤出人群，順着公路往北奔去，拐过山角，看到河灘上人們乱了营。水，来势凶猛！还没有被冲走的人家，方方的門窗被水冲斜成尖角形了！人們忙着搶捞东西，大水吼叫着。河灘上有个小孩子手拿着什么从屋里惊慌地跑出来，一脚踩在石头上，水正冲过来……

姚大剛跑到張金才家一看，屋里空空的，沒有人，水呼呼叫着竄进門了。他忙着往外搶东西，剛搬出一只鍋，几只瓶罐，忽听見人喊：“啊哟哟！孩子給水冲走啦！快！……”

“誰？”姚大剛聽見人們驚叫，就死活不顧，扑下河去了。……

這時候，張金才正在工地上忙着。緊靠河岸的鋸木廠，木料被洪水沖走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人們正在搶救。一組全體人員雜在人群中，捐着一二百斤的大方木，排成螞蟻陣，一心搶路走。組長張金才一面管自搶路，一面照顧同志們：

“兩人扛一根，兩人扛一根，順着一條路走。”

水声响，人声杂，他喊破喉嚨，人們也听不見。張金才自己也支直腰板，捐起一百几十斤重的一根方木，直走。大家都巴不得一時三刻把木料搬上山去。

有人叫：“張金才，你快回家”。他根本听不見，他只伸手向前一擺：

“不要講了，快背。”

過一會，又有人來找他：“張師傅！你快回家去，你家被沖了！”

“啊？”張金才肩上壓着木头，猛吃一驚，但猛見水又漲了不少，他不顧一切的高聲喊：

“同志們，快加油，水又上來啦。”

又有人傳說：“啊！誰家的孩子淹了！”

張金才抹把大汗，瞪他一眼：

“快！快背！”

……河岸上，木料全搬完了，大伙都喘出了一口粗氣。水“嘩喇”“嘩喇”的上來了，泥塊塌下去，水泡泛上來。人們咋舌頭：“好危險哪！”這時張金才定定心，一下就省悟起來：“剛才誰來叫我的？”

他急出一头汗，一逕往家里奔。

路上水漫得好高，他想房子一定淹了。他爬过山头，山下尽是水，找不到家淹在哪里？后来找到公路，公路上放着瓶瓶罐罐和碰碎的鍋子，認出有几样是自己家里的。

他家隔壁一位陈老太太遇見他，苦着臉，又是頓脚，又是拍巴掌：

“嗨！你这时才来家，你老婆快要发疯了！”

“怎？怎？”

“唉！”陈老太太叹气，想說又不想說，話到口头梗住了：“你别着急，息息汗，唉！……”

他知道事情坏了，心慌了：

“小宁宁？”

“給冲走了！唉！多灵巧的个孩子呀！”

他眼前一陣昏黑，再也沒力站住了，他坐在路上，心象被人抓走了一块：那苹果一样的小圓臉，大大的眼睛，手脚鉄一般的結实，八哥一样的嘴“爸爸，爸爸！”叫得多甜，咯咯咯的笑声……現在全完了。

“孩子媽呢？”

張金才話沒落音，只听见一陣哭声，嗚嗚咽咽的。他的妻子王文英赤着脚，衣服湿漓漓，一路直嚎，奔到張金才面前，眼睛凸凸的只是发楞。

“还哭！你管什么的？”張金才气愤憤的熊她。

“你还怪我，还怪我！”她伤心的哭，“水来，我去沙石場拆篩去了，你呢？”

旁边，陈老太太張張嘴：“你們兩人怎么連孩子也不顧，只

願工地。人頂要緊啊！……”

陳老太太望望張金才兩口子，她兩手捂在胸前，抖呀抖的，這時，河水開始落了，她禁不住跟她鄰人嘮叨開了：“水比這時候還急，一轉眼的工夫，我也沒見，說小寧寧落水淹了。多好的孩子呀！才五歲的人，還看家呢。唉！流那樣急，一落水，還有救星嗎？听人說復員建設的那個解放軍也被沖走了，沒爬上來。”陳老太太愈說愈輕，“小孩沒指望了。唉！真可惜！”

張金才呆頭呆腦的望望河水：河水漲得快，退得也快，這時候，沙灘露了面，浮一層厚厚的油泥，水象一群疲乏的野獸，溜走了。過午，他和王文英兩人跑到離家十八里以外的白石渡去，絕望的抱著另一種希望——打撈尸首。當張金才想起工場上的事情，覺得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了。可就是補不平這塊心頭肉。

“哪知道水漲得这么快，我一回來……她……”

“算了！算了！”張金才一听老婆咕噥就心亂，腦子要炸了似的。突然他又想起姚大剛：“姚大剛他会水的，怎么也沒爬上來？”

“流那樣急！……”

“姚大剛在海里能游四十多里！他在海防部隊當過偵察員，唉！怎么也……”

他們走了七八里路，望見老遠一簇人，抬着担架，呼吃呼吃的走來。那些人都是白石渡人，當他們正在打撈木頭的時候，忽然望見一個赤膊條條的漢子，破浪游來，他一手划水，一手擎着一個小孩，岸上的人顧不上撈木頭了，喊：“快救人，還

有孩子！啊唷！”有人赶忙放小船，极力避开漩渦，放篙子給他，他抓住篙子，靠近船舷，手一托就上来了，只是气喘得不够，也不說話，手指指孩子。孩子气喘得很好，肚子也沒脹，大概只喝了几口水。当他听到：“不要紧，有气”时，就倒头睡觉了，一直到現在，在担架上还不想醒。送担架的一个胡髭老头，一碰上張金才，忙問：

“同志，医院在哪里？”

張金才夫妻兩人呆头楞腦的死盯住担架不放，胡髭老头就叫那些抬得满头大汗的人歇歇肩，回头又問張金才：“你們認識她嗎？”順手掀开蒙头的被單，这一掀不要紧，不料王文英一家伙就扑上去：

“小宁宁！……”

“誰啊！”另一副担架上，忽然自动掀开被單，露头的不是別人，是姚大剛。他懵懵懂懂的只觉得是張金才师傅的手抓住自己的手，捏得那样的紧；但姚大剛困乏透了，不說話，光想睡，他撒开張金才的手，又閉上眼，只听見人說：“人不要紧，不要紧，到医院里再講吧。你們头里走！”接着，觉得自己又被担架顫动起来。

这样，姚大剛又住了医院。

1954年4月

雨 夜 出 診

我向我大伯学兽医，的确有一陣子不安心，但是，你問我怎样安心的，我还說不上。那是接近午季麦子收割的时候，連天加夜的下雨，淮阳农业社門口的大喇叭，天天广播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总說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將有大雨和暴雨出現，叫人听了心煩。

“这种天气，牲口頂容易得‘寒’病了。要是飼养員管理差一点，病就更多。雨一住，要搶收麦子，牲口最頂事了。全大社有三千四百多头牛、馬、騾、驢，兽医只有我們六人，还会不忙？小华，你的‘药性賦’抄得怎样了？……”大伯說了一陣之后，問我。

“抄了。”我簡單的回答。

我仍旧背朝着他，兩手插在褲袋里，抬头望着白涂涂的天空；天上挂下来无数的雨繩，簡直組成一匹盖天匝地的巨布，嘩嘩地往地上傾倒。这种倒楣的天，一出門就是水，水……我們門口挂的那块“淮阳农业社兽医門診部”的招牌上的那个“部”字，簡直被泥水濺得看不清楚了。

我正在看呀看的，忽然一只手搭在我肩头上：“小华，来！”

又是大伯的破鐘一样的声音。他那难看的絡腮胡鬚，才光了七、八天，又爬滿了兩頰，一根青色的胡椿都沒有；都叫那

些黑里帶黃的濃密的“草叢”掩沒了！“草叢”里翕動着兩片厚厚的嘴唇：

“小華！你又心不在焉啦？來！”

我腦子里突然一醒，料到他又要來“考”我了。

我又擔心了。如果他要叫我背誦那十八樣反葯，什麼葯和什麼葯相反，我一時是背不出的。我只好和他支唔了幾句，不過今天還好，大伯只問我一聲，眨眨眼睛，掏出口袋里的短烟袋，裝上一鍋黃烟坐在門口看下雨去了，大概是看雨下大了，沒有心思再來盤問我。

我是個高小畢業生，書讀得遲；去年離開學校時，十六歲，爸叫我跟大伯學獸醫。我大伯可是個有名的獸醫呢，那套治牲口的本領是我祖父傳教給他的。干了二十幾年，遠近村人都知道獸醫老王。前三年，他還到省里學習了新法治療；淮陽大社一成立，他也被規劃到大社來，在獸醫站（又叫獸醫門診部）當主任。他對待學徒嚴格，對我尤其嚴厲。比方，有一次，站里來了一頭病驢，要掏腸什么的，恰巧獸醫都出發了，學徒也不在家，因為我們到東村看新到的拖拉機去了。看完回來，驢已經由牽來的人牽走了。大伯見我回來，他把掃帚往邊上一撿，臉一沉，獨獨朝着我罵：“站里要治牲口，要找一個助手都找不到，你蕩到哪里去了？”

“看拖拉機。”

他朝每一個去看的人瞧了瞧。又找我頭上出氣：

“學習也要有個學習的規矩，你到这里來學什么的？難道叫你去開拖拉機的嗎？”

我低著頭，很不愉快，心想：難道去瞧“鉄牛”也值得這樣

給我難堪嗎？你真有點“家長作風”！偏偏又不对鄭仁法、張金然來這一手。他們一進門，各自去干應干的工作，還擠眉弄眼的往我臉上瞧。大伯偏偏不給我臉上留一點好看，嘮嘮叨叨的……

我索性不安心學了。我看圖書、報刊、連環畫上就沒有提到學獸醫的；只有宣傳拖拉機手的。我想：干獸醫這門工作嘛，哪能上書上畫，出名頭！跟着牛、驢、馬、騾轉，要多髒有多髒，人也瞧不起！因此，清明以後下的學獸醫的“決心”到立夏以後就動搖了。儘管大伯多么認真，有時候他一轉身，我的眼睛就離開了“牛馬經”，落到抽屜里看小書。

當然，這些一直是埋在心裡，不敢對大伯說。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大伯坐在門口，烟一袋接一袋；兩條眉毛也皺到一塊了，並且自言自語道：“麥收前，遇到這樣大雨，牲口的病最容易……”正說着屋裡電話鈴突然響了，我赶忙把“牛馬經”一推，就搶着去接電話，電話是49隊打來的，定叫大伯親自來接。我把听筒遞給他，他用胡髭抵住話筒，還吹了几口風：

“……哦！你是49隊的武耀坤。對，對！我是獸醫老王，王明高。喂！你講大聲一點好不好！雨大，听不清啊！哦！一匹棗紅馬……什麼病狀，講清楚點……哦！……不吃也不飲，光打滾……好！我們馬上就來。”

他放下听筒。眼看外面天黑下來了，雨嘩嘩的下。忽然，電話又叮叮的響起來，我拿起听筒很快就听出是誰打來的，我忙叫：“大伯，你的電話，大媽來的。”原來，窑河裡發山洪了，漫上了村，村里能行船了。家家都在搬家，大媽要大伯回去

搬家。

“我怎么能走得开？”大伯在电话里对大媽說，“我馬上要下乡了！叫老二帮帮忙吧。”說完他“叭”一下放下了听筒，手搔搔頭皮，現出一种焦急不堪的样子：

“这个死天，下，下，村里又淹了……啊！怎么办呢？”

我想着自己的家，又想起大媽。我連忙說：

“大伯，你回去帮大媽搬家吧！刘医生快回来了。”

“人家牲口有急病呢！得馬上去治！等不及老刘回来啦！唉！这天真算操蛋！”他坐立不安，掏出口袋里的怀表看了又看。兩天暗得特別快，漆黑的夜幕籠住了喧鬧的雨声。大伯坚决的說：

“小华，你快收拾好药包，跟我一块去。快一点！”

当我装好药包，他已經把褲管卷到大腿，兩脚的鞋上，又各扎了一道繩子。他又伸手来檢查药包，看我丢掉了什么药沒有。当他把那只还没扣好的药包接过去时又对我說：

“你快准备自己身上的吧，換条旧褲，鞋帶扎紧，帶一个电筒，兩把傘……”

我按照他的吩咐，換下藍士林布的新褲，穿上破球鞋，我說：

“家里有水，怎么办呢？”

“家里有你爸，不会讓水把屋子淌掉的。你放快点！”他催起我来了。

“到上馬庄有十五里路，路爛，还要过水，你怕不怕？”

“我不怕！”我說。

等我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他拿过兩根当手杖用的榆树棍，

分給我一根，大聲的說：“走！”

起初，我討厭那根榆樹棍，我想：這是老头用的東西。可是，一上路，才知道棍的用处了。當閃電伴着雷聲划開無邊無際的黑夜，當手電閃光照在前面時，我見大伯拄着棍，微躬着背，雨滑過斜撐的傘，把他的腰部以下打得濕淋淋的，腳下稀泥漫到小腿，一走一陷，我拄了棍，還要跌倒，大伯却走得穩健、利索，我氣喘喘的，才能趕得上他。我覺得這樣大的雨，這樣黑的夜，要是拉在后面，走錯了路，不到天亮是走不回来的，然而，大伯確實有能耐，原先我以為他要跌呢，他却一回也沒有跌。約莫走到四里路光景，我們走在一条牛群行走的路上，路旁溪水滿滿的流着，路滑得象潑了油似的。“哎喲！”我叫了一聲，人仰坐在路上了，手里的手電筒摔得多遠。……

“怎麼又跌了呀？我叫你把大腳指頭扭緊一點，不要腳高腳低的心慌，……來，起來！”大伯說着握住了我的手，把我從稀泥里拉起來。

我覺得臉熱呼呼的，想是羞紅了。

後來，過一道湍急的沙河，大伯要替我揹藥包，我堅決不肯。他關照我說：

“不要心虛，你把傘閉了吧！衣服通統淋濕算了，傘要給風鼓翻，把人都捎走呢！”

他自己先下水，慢慢的蹣着試了一遍，然後把手電筒移過來，說：“小華，你就順着我走的路走吧，腳要踩平，踏實，離地不要太高……”

好容易我們才過了一道又急又深的河水。

到了村頭一棵大白果樹下休息時，還覺得我的腳好象被

水一掣多远，急流涌着我的兩腿，咕嚕咕嚕的要把人掀倒似的。

白果树叶縫里，漏下了很大的水粒，滴在我倆的身上。我拿手电筒照着大伯多皺的臉上，胡髭上尽是水，連汗帶雨，他拿擰干的衣袖擦了一把說：

“將来到了社会主义，路是公路，河上有桥，我們出勤还不坐車去嗎？”

“那时还要我們去瞧牲口嗎？”

“哼！怎么不要？”

我不作声，自己明白自己的心思，我只想到將來都用拖拉机，老牛都不要了。

大伯說：“省里說過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兽医人員也需要。可不是？听說苏联犁地、耕作都用拖拉机，可是人們生活好了，大家一早起来，还不都喝上几盅牛奶。牛奶总要牛挤出来的吧！牛有病，还不要人替它們瞧瞧。”

我不說什么。只覺得大伯真象一棵大树，虽然上了年紀，枝干非常坚实。

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雨，仍旧瓢潑似的直瀉。

“什么时候能到上馬庄？”

“不远了。”

當我們爬上一条大埂，大伯的手电黯淡下去了。他“嘿”“嘿”的揮着电筒：“怎么使完了，剛配上的呢？”“对啦！一直推着走的。”他得出答案，就把它塞进口袋；但又掏出来，搖了几搖，还想把它弄亮一点。四周太黑，天上的閃电閃个不停。这时候，上游有一盞灯，在前面移动，好象有两个赤脚的人正